

說約
合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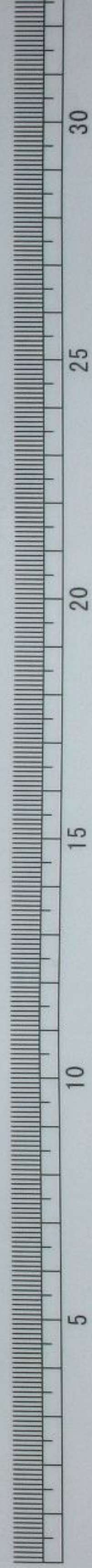
四書正解

卷之二十
孟子 滕文公上

イ13

863

20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

朱世椿爾退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尹士傑漢三全校

毛玉虎聖羽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章全旨

通以性善為主末節善國善字正於應前二節因世子求見啓以性善而寔其人後三節因世子復見詳明性善而勵其志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合參滕文公爲世子以定公使將往楚國平

子時在宋文公墓其賢於過宋而見孟子

析講曰世子便見本性未滿曰爲世子便見後只有天下國家之責任日將行踪猶未定也以事失非立國之計見孟子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

是緩修好而急親賢，卽此便見性之善處。○按麟士云：此當在過宋讀佳，而見孟子另讀故下文云：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愚意不如常解作迂道來見，爲妙。若只云道經于宋而見孟子，猶未見世子好賢，貼切意。○通義仁山金氏曰：滕姬姓之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有古滕城。○蒙引：世子太子，古天子諸侯之通稱，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矣。後世乃分。○文主子錯叔綏封于滕，侯爵。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懶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子：孟子見滕世子欲從本原上啓發他，故所與言者大約是說人有此生卽有此性，乃天所命，予人之正理也。性中本有善而無惡，而言性善之理，又必稱堯舜，質其事以是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堯舜雖聖，亦不過率所性之渾然至善者克之以造其極耳。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性之本善益見矣。

析講仁山金氏曰：性善無形影然，凡聖人之所爲皆自性善中出，則堯舜卽性善之形象也。性既人所同，有則堯舜人皆可爲。○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寔其說。○言必稱堯舜只徵性善見得全，此性善便是堯舜亦見得堯舜雖聖同此性善不重贊美，勸舜意。○是徹敘體不必盡悉當時所言何等也。孟子道性善言孟子與世子所道者性善言必稱堯舜言孟子與世子每言必稱堯舜俱要根性。世子一切說家道學流語俱無干。○蔡氏曰：所言不一其本旨無非開明人性之本善而必稱堯舜以寔之，如堯舜與人同，子服堯之服等語，不但証性善正見得性與堯舜同善盡性便是堯舜勉勵世子盡性希聖故曰前言已盡下復見等語決性之一而勉其爲善不過申說此意耳。○張氏須曰：中

庸天命之性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專指理而言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註中仁義不假句貼道性善聖人可學句貼稱堯舜仁義字即在性字內正是性善處不可說有此性則有此仁義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

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見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惠

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參麟士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性善堯舜之言乎蓋吾所言之性即道也夫道之在人同出于天同具于心一而已矣堯舜此道吾人亦此道道無兩箇故我今只是以堯舜之所可能者望世子安得有二說哉

析講世子之復見以為吾性雖善如何便做得堯舜即此疑問便是覺語孟子說个道一是把吾人之性與聖人之性比較而見其無二致○使有道高遠而難行有道卑近而易行則是有一道矣道豈容有二則亦別無卑近易行之說也○道字雖是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一之云者有這箇無別個也而已矣三字決定道之必無有二而凡可為聖之意不言自明故下引言以証之非單証道一字並以証盡道之意道字是活落總統字隨處說得而各有所指此道字正指性說也而已矣者見道既無一吾不容有二說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

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覿古覿反

成覿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

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參序道一之旨非予之私言也不觀古人之言乎昔成龍謂齊景公曰彼聖賢固丈夫也我亦丈夫也彼與我本無異也吾未嘗不可為聖賢何所歎而畏彼哉顏淵有言曰人一而己舜果何人而豈有異于我也予又何人而豈有歉于舜也但能奮發有為者亦若是舜矣公明儀曰周公謂文王我之師法可學而至也自我言之我性中自有文王信乎文王可學而至周公之言豈欺我哉三人之言如此皆以見古今聖賢本無二道也世子亦力行而已又何疑于道之難為哉析講麟士曰此節蒙引存疑俱作明道二太全小註只云策世子其說皆是然看來似証人皆可為堯舜意尤多一段中我字予字正見自性中有聖賢意○指南此節語氣全要使他意激昂勇于希聖口氣與下若藥不瞑眩緊相照應非僅証道也○文主我師是周公說的孟子把公明儀之言引來見公明儀信周公如此正借以警發世子欲其信聖人可為之說為非欺而力為之也○雲峰胡氏曰性之本善堯舜

無異于人行之不九人自異于堯舜○文主我師言可師而至之也引三子之言與世子疑吾言對針正所以破世子之疑而勉其篤信力行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

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甸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參存疑然欲師聖賢惟患志之不奮而國勢之強弱大小非所論也今全滕之地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也國雖小猶堪立政起衰做個治安之國亦顧其作為何如耳必猛勇奮振克去因循之弊而修身立政以興道致治然後可也書曰若服藥不瞑眩則厥疾不得瘳人君若安于卑近悠悠怠忽則不能為善去惡亦不足以為善國矣世子其因五言而勉之乎

析講恐世子以弱小自誡故既歆動之又引書以激發之也
○問國勢何關於性善蔡氏曰天下無性外之事修己安人
原非兩事擴充仁義之心以行仁政合在事上見○爲字重
看乃勵精圖治之意善國以我性之善推之于國使小人皆
爲善也若藥二句見不去奮發有爲決不可
爲善國順眩喻奮發疾喻不善廖喻復善

定公章全直

此章重親喪固所自盡一句三年之喪五句見占
今貴賤各求自盡而世子亦不可不自盡曰不可
他求曰是在世子正堅其自盡之心世子曰是誠在我信其
當自盡而不可他求矣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果能自盡其君
薨聽干冢宰之禮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果能自盡其歡戚面
深墨卽位而哭之禮至可謂曰知形者大悅則又自盡者之
所感動也卽此便見人
性本善人皆爲堯舜處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
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

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參序滕世子見孟子之後其父定公薨世子謂其傅然友曰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于宋其性善堯舜之說猶在干心而終
不能忘今也不幸至于當先人之大故吾欲使子問于孟子
如何方合于聖人善道然後舉行喪事庶免于悖禮之失也
析講于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性希聖之志其遺然友問于
孟子便有不問父
兄不問百官之意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
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

天子建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飢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緇曰斬衰緇曰齊衰疏屨也露布也飢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參淺說孟子歸在鄒然友之鄉問于孟子孟子曰當喪禮既壞之時而獨能以此為問不亦善乎然父母之喪其哀痛迫切之情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而無待于勉強者宜乎世子王此有所不能自已而必欲問焉以自盡其心也然盡其心者在盡其禮曾子有言曰人子于父母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盡則心盡而可為孝矣此曾子此論人子當盡之禮如此今世子諸侯也若夫諸侯之喪禮典竟殘缺其詳悉吾未之學也雖然禮之入經一定不易者吾嘗聞之矣

人子于父母有三年之喪三年之內美服不安其服則齊衰之服食不甘其食則飢粥之食上自天子以下達于庶人貴賤通行而夏商周三代以來未

之有改也世子舉行此禮而已

析講親喪固所自盡就人子之心上說因其所能而與之亦因以力勉之也下告以三年之喪之禮正所以盡其心也○引曾子之言只起喪禮當盡意三年之喪句重故註詳解之下二句皆三年喪中事○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此其分之殊也三年之喪以下此其理之也分殊者節文度數之詳固今日所未考理之者於其大本大經之所在出于天命人心之不容已者則固無容致疑于服行也○朱子曰孟子蓋勝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到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這一項便是大經大本自容其心喪禮之本本也三年齊疏飢粥喪禮之本經也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三年之喪句為主齊疏飢粥皆在三年內自天子達于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是無古今之別○麟士曰據儀禮文公于父當斬衰不齊而云齊衰者大槩語耳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
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
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
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
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
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
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
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參漢說然友反命于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為必可行遂定
為三年之喪是時古禮久廢同姓父兄異姓百官皆不欲曰
如今稱秉禮之國莫如魯乃吾滕之宗國三年之喪魯先君
莫之行吾滕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悉反之是違

魯先君與吾先君也斷然不可且志書有曰喪祭之禮當從
先祖志之意以為先祖所行之禮有所
傳受不可改也而子罔不從之何也

析講太全金氏曰宗族諸侯之公子蓋先君之子今君之兄
弟不敢以君為宗而君為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
蓋使諸庶弟以一適弟為宗天子亦然武王為天子則諸弟
不敢以武王為宗而以周公為宗故凡文王之子有國者皆
蔡邕霍邢衛毛聃邵雍曹滕畢原鄭邵皆云魯為宗國也
麟士曰集註上世以來即吾有所受吾字蓋滕體先祖意以
推明其貽傳之禮不可改也直解周公滕叔之時何嘗不
行三年之喪今所稱先君者不考之于開國之初而考之于
數傳之後所稱從先祖者不從之于創禮之日而從之于襲
禮之時積習至此何怪古禮之不復哉
定為三年之喪則齊疏飭粥皆在其中矣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
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太事子為

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
 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
 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艸也艸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爲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小卿人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用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衆存疑世子見群臣不從乃追悔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勤學好問只好馳馬爲樂誠劍爲勇素行不足取信于人故今也欲行喪禮父兄百官皆不我滿足也恐其格于衆論而不能盡心于喪禮太事子爲我復問孟子何以自盡其心使父兄

兄百官無異詞也然友復之鄒問于孟子孟子曰當喪禮廢壞之久世子平生又未足取信于人一旦欲行古禮而父兄百官不之足誠有然也然爲世子計者但當求之于已而斷然行之不可以他求千人也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世子但自盡而已孔子有言曰君薨則爲嗣君者命令不聞以百官政事聽命于冢宰而自歆粥面有感容而深墨卽喪次之位而朝夕哭臨惟自盡其哀而已而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哀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而感發其良心也蓋凡在上之人意有所好者則在下之人觀感而效法之必更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在上而主于感人譬如風也小人之德在下而主于應人譬如草也草上加之以風則草必偃小人而感之以君子之德則必應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在上之君子也肯自盡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在世子而已豈可以他求哉
 析講此問孟子是問何以自盡其心使父兄百官無異詞也○不可他求與固所自盡句相應是在世子正與不可求句上相應○君薨一段只是發明他真情在人卽不容解不重上感下應說○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卽位非卽君位只

是哭位必偃以上皆孔子語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
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
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忘也唯其溺於流俗之
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
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
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
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
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
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
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亦存疑然友反命世子因孟子不可他求是在世子之言而
直承當之曰夫子說的是是誠在我之自盡而不可以他求
也于是斷然行三年之喪方其未葬也五月自居于廬以行
諒陰之禮未有命令告戒以行乎不言之禮而父兄百官咸
悟皆可謂曰世子知禮及至葬期四方來觀之但見世子顏
色慘戚一深墨之容也哭泣哀痛一卽位之哭也此諸侯賓
客來弔者皆以其能盡禮而大爲悅服蓋能自盡而人應之
真所謂上有好下必甚天理之在人心
固不可泯而人性皆善此亦可見矣

析講五月四句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及葬五句是左
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居廬是行諒陰之禮未有命令戒是行
不言之禮卽孔子君薨聽于冢室之禮也顏色之戚哭泣之
哀卽孔子飲粥面深墨卽位而哭之禮也則其行三年之喪
必矣百官等既以爲知禮則從世子三年之喪可知矣○觀
與弔不同觀是來觀禮者弔是同盟來弔者悅是悅其能盡
禮此以知人性之本善故孟子說到惻惻處足以動世子世
子行到懇惻處亦足以動人心○大全左傳隱公元年天子
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士

除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出者大
體是四方來弔者也父兄百官不與存焉。禮記喪大記父
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
苦枕塊非喪事不言

滕文公問為國

此章見為國當以民事為本。告文公與畢戰分兩
段看。民事不可緩。句一章之大旨。不緩民事。在制
恒產而行助法。欲行助法。在正經界。章內恒產邊重。恒心邊
輕。助法邊重。貢法邊輕。分田邊重。制祿邊輕。自首節至雖
周亦助。皆是說重民事而取民有制之意。設為庠序一節又
是從富說到教。上亦在民事內。蓋必教養薦舉然後為治法。
也。然終歸在養民上。故自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序滕文公問為國之道。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勸而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紉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紉。絞也。亟。急也。乘
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
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參。淺說。孟子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事乃有國之所
當亟而不可緩也。必也為之。經書區處定分授之法。立。賦。斂
之經。而使民得盡力于農。歟。乃可也。詩云。值此冬月。農畢之
時。即當晝往取茅。夜而紉索。亟升屋而治之。蓋以來春將復
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可見民自以農
事為急也。然則人君其可不以此為急乎。

析講。麟士曰。民事不可緩也。句。賞。緊。昭。為國言。為國。惟民事
為不可緩也。引詩又取民之自急者。以証不可緩之意。○民
事。句。要。含。通。章。意。講。所以使民遂生。復性。而君子小人各得
其所者。俱係于此。緩。非。全。不。經。心。但。不。能。預。為。之。計。即。是。緩
不在事為全。在精誠心術。○蘇紫溪曰。引豳風之詩。非謂民
之自重其事也。此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即其

詞而玩之則知周之盛時臣之所以咨嗟告戒者惟此民事君之所以宵旰圖維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其可以緩之耶此說亦佳與麟士說並行不悖○民事句包一章言下文制產行助分田制祿等項正不緩民事之寔民事當照註作農事講下文庠序學校一節只是因養及教而兼言治國之全道耳其餘前後只就恒產助法井田上詳悉意可見矣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為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

參淺說曰農事之所以當急者何也蓋以民之為道也有此衣食之恆產者則有所藉賴而為善而有此固有之恆心若無恆產即無恆心苟無恆心則凡放蕩淫辟邪妄侈肆之惡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平時不能制恆產以

養民使民迫于飢寒而犯法無異張羅網而驅民使入其中也焉有仁人在上位罔民之事而可為也夫恆產有無所係至重如此農事之所以當急也

析講此正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言民之陷罪由于無恆心無恆心由于無恆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恆產所以不可不制也只重恆產所係之重無教意○此下三節只議論民事不可緩之意夏后氏以下五節是舉三代制度以寔之夏后氏四節應上恆產意設為節應上恆心意有王者起一節則結勉滕君也○民之為道猶云民之為民耳道字不重不宜專說向好一邊觀下無恆產句可見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參淺說惟民不可罔是故仁心于民之賢君必謙恭以持身節儉以自奉惟其恭也則能忠信重祿而待臣以禮惟其儉也則能制民常產而取民有制不

如是則罔民而不得為仁人矣

析講大全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有

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賢君即仁人而不
緩民事者恭者不侮人故敬禮臣下儉者不奪人故取民有
制不仁而罔民便是為富不仁賢君恭儉便是為仁不富故
引陽虎之言以決之○是故二字承上仁人不可罔民說來
恭儉以德言禮下取民之制是德之施儉而取民有制正是
不緩民事處必恭恭而禮下說者蓋養賢所以及
民禮下則必思祿自民出愈不敢緩民事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齊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
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

害於仁也君子小人無相及而已矣

參淺說陽虎未必知仁然其言亦可鑒焉曰為富則必多取
病民即行不得仁矣為仁則必損上益下即致不得富矣可
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為國者可不禮下與取民有制而
于罔民致同于
為富不仁者哉
析講此節結上起下引意重為仁邊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勅列反
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
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
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
各授一區但計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
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
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
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
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
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
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泰序今以制民恒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夏后氏每夫受田
五十畝而其取之則行貢法殷人每夫受田七十畝而其取
之則行助法周人每夫受田百畝而其取之則行徹法貢助

徹各雖不同而其實皆什分中而取其一分以供上皆山正之制也夫以下貢上貢義易曉而所謂徹者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取義于徹也所謂助者何不稅其私田但借民之力以耕其公田取義于藉也此三代之田法如此析講太全朱子曰嘗疑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三句難解先王經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澮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至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于其細也問三代受田多寡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寢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蒙引夏五十畝七十周百畝此制民恒產而貢而助而徹取之之制也徹字當與貢助為一類集註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此便是徹意所謂均也通也後人謂通謂貢助之法而名曰徹則非矣此本袁氏明善之說而錯認其旨也○制民恒產則在取民有制內故此節只重取民之制貢助徹取民之制其實皆什分而取一總要見君未嘗多取意見

三代無非不緩民事其取民之意無不相同味徹字何等公溥薪字何等簡便正見助徹之義相通以起下文用助徹張本○此節重在其甚皆什一句欲不緩民事者以此為法也貢者貢其五畝之入于五十畝之中助者于七十畝之外助耕公田七畝也若徹則十夫之貢于鄉遂者即夏之什一而貢也八家之助于都鄙者即殷之九一而助也然講五十而貢三句不必細註明白說為下有釋意在講百畝而徹即不必遽兼貢助蓋此處方以貢助與徹三者一類並敘不重能兼意且雖周亦助至南我公由節方想像出來而貢助並行則請野節始明言之說書須有步驟分寸如此○存疑貢法每夫受田五十畝就中取五畝之入以為貢是十分中取一分也助法每夫受田七十畝外耕公田七畝曰得七十畝以七畝之入供上是十分外取一分也曰其實皆什分亦緊言之耳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

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為
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
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穉轉乎溝壑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兮成音普竟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很藉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參淺訓三代法皆什一如此乃龍子有言曰古來治地取民之法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何以見貢之不善也蓋貢者較數歲豐歉之所獲酌其多寡適中之數以為取民一定之常制其流弊遂有不可言者樂歲粒米餘多很藉顛亂棄捐于地雖多取之而不為虐則拘于常數而寡取之凶年之所得者少供擁田之費尚不能給雖薄征可也則拘于常數而必取盈焉是樂歲之寡取不足以為恩凶年之多取民則不堪

命矣人君為民之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之所獲盡以輸之于官而不得以奉養其父母猶且不足取盈之數又出其所謂貸者以益之致使民公私交迫仰事俯育一無所資而老者稚者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貢之不善如此若助法隨公由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是弊哉即龍子此言可助法之實行矣

析講上段既備舉先王取民有制之法此則酌其所宜行于今者此節通是龍子之言深明貢法不善以形出助法之善為民父母以下俱取盈來盼盼然只氣直趕到益之方止
○陳慧生曰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貢法初時已是如此但行之必有圓機以年之豐歉為高下想亦是有減而無增也後人奉行便執熟失立法意矣而况周衰諸侯變徵為貢以取盈者乎龍子所說乃周衰諸侯私變之貢非禹貢也○禹時洪水方平其民大聚星居散處其田亦大聚不相聯屬若聚其田而經界之聚其民而同井之大聚是難歷至湯又至周則天下之田土已墾闢生齒益以繁庶安得不為助與徹哉○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即錯出于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游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

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數法其弊自不至此龍子之言助後人用貢之失也。多取之二句不是欲他多取正形起取盈之爲害以見扶數歲之中以爲常其法斷乎不善也

夫世祿勝固行之矣

扶大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人世祿勝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參蒙引且助法以養民世祿以待士皆王政所必行也若夫世祿勝固已行之矣而世祿助法原相表裏世祿雖行而助法未舉則所舉于民以供世祿之需者猶未出于王政之本意今卽其所已行而併舉其所未行則不惟其所未行者得因以行而其所已行者乃亦因得以行耳析讀此句特以起下文。當時助法不行那有公田集註云蓋正言之耳。世祿助法相爲表裏有世祿則世祿何來助法愈宜急行不重世祿全要得言外意固字矣字當玩隱

然見既行世祿則所歉者獨在助法也奈何不行。蔡氏曰行世祿而不行助法則世祿所由取者全無規則定限取民豈不至于無制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干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也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蔡麟士勝之所以不行助者得無以其制之非周乎夫助法正不獨殷行之也嘗讀小雅大田之詩云願天有雨既我公田遂及我私由夫貢法無所謂公田惟助內有公田助則商制而詩則周詩也由詩言觀之則雖周之微亦何嘗不是助也信乎助法當繼世祿而行矣析講雖周亦助重在助法之善上不重勝當法祖蓋法久不變雖以武周經制大備而不能改其善可知。以上反覆言助之當行至告畢戰則反覆言其所以行助者惟助爲有

公田雖周亦助而不及徹者承上文其義于助莫不善于貢而言也惟貢是取之千民無公由助與徹皆有公由則行助亦卽是行徹故下曰請野九一而助而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則固未嘗判定十十畝者左謂之助時至戰國又不同春秋時亦不必拘曰盡徹乃從周制也○按實行于今意直至此處說蓋治地一條大都是明貢之失而夫世祿以下至于此處是明助之得也助得則徹之得亦不待言矣且此節方証周亦用助貢者以下方言貢之失若百畝而徹內卽兼貢助而言之何其不倫不登乎大抵集註之妙只主說書卽以說書行文者又誤解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參趙注助果行而民有養矣則恒心可復而教化興必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夫所以名之為庠者取養老之義使民知尚齒尊年也所以名之為校者取教民之義使民知三物六行也所以名之為序者取習射之義使民知序賢觀德也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此鄉學異名也至于天子諸侯之國學則三代同名俱謂之學而總之鄉學國學之建各義雖殊原其立教之意皆所以明人之大倫使五常有序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倫耳誠在上者建學立教而人倫昭明于上則小民服其教各安倫理之中

而相親睦于下情義無或乖離矣此教民之法也析講大全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卿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古者國學惟天子諸侯之國都有之鄉學則隨所在酌立之鄉里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于國學而待用家塾黨庠州序雖皆是鄉學然家塾所教係八歲所入之小學黨庠州序所教大抵皆十五以上者謂之入大學英國學所教則元子衆子及公卿大夫

之適子凡民之俊秀皆在焉意本蒙引○存疑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欲文公兼設也意周制是如此故學記曰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周制也○夏承揖遜之後欲民富而知禮故教以六德六行殷當革命之後欲消天下干戈之習故教以習射觀德周承紂播棄黎老之後欲人知尊親之誼故教以養老尚齒然所以教民明倫則同但取一義以名學耳○麟士曰設為句總說庠者至共之申庠序學校四字皆所以句申教之二字人倫明二句推其當明也○人倫明于上言人君建學立教以昭明之不指躬行小民親于下言民服其教自相親睦不專是親愛其君○此節跟助法既行來從養說到教正有恒心三字歸宿處○庠者三句原命名之義夏曰三句言立教之殊皆就鄉學說皆所以句兼承鄉學國學說上庠者七句言建學之名有異同明倫句言建學之定無殊旨按王制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小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又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耳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
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參序助法行而學校兼設此王道之可以世承而不易者也
我能師禹湯文武如此舉行則有王天下之君起焉必來取法于我而亦欲如此行是為後來王者之師
師範以仁民于無窮矣顧行之何如耳
析講為王者師以勢論極言其為王道之粹以欲動之而期以師天下之效見三代之法當法下節說到文公身上○
自民事至亦助也節是養之事設為節是教之事有王者一節則總承之然養邊較重○王觀濤曰集註滕國福小一語勿露為妙若露出不似告滕文口氣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予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泰序況乎興王之業未必不基于此也詩云周自后稷始封以來雖為舊邦其受天命則自今日始詩所言乃文王之謂也蓋言文王能行王政受天命而興王業以新其國者也子若奮然而力行之則天命日集而舊業日增亦以新其國之國有如文王矣為國之道執過于是哉
析講此節以理進之而期以王天下之效也○力行有奮然自振不阻于國勢之卑弱意○雙峰饒氏曰
新其國小大雖不同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扶大音

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參序滕文公因孟子之言使畢戰問井地之說而行之孟子曰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于井田今子之君將行井地仁政選擇群臣之中而使子重任專責也子必勉勵為之夫井地之仁政之要必自經畫其界限始如通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塗立疆塍則有封的士族植的樹木之類劃然分明為先務也若經界不正則公私之由無一定之分豪強者得以兼并干下而井地遂不均矣賦出于田田無定分則賦無定法貪暴者得以多取于上而穀祿亦不平矣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所以亂之而便己之私攘下之利也若經界既正則豪強貪暴斃無所容分民田治國祿可坐而定而不勞餘力矣此仁政必自經界始也

析講下段重夫仁政一句以經界二字為主經界不正以下
一正一反無非發明上意○後九一什一五十畝二十五畝
之類須逐段點入經界字○不均領着不正不平領着不均
語意相承非不均不平相對○穀祿即井田中之公田撥其
穀以為祿集註貪暴自指在上者言○汙吏謂貪官非祿吏
之吏○正則田因界而有定分何難于分田賦因田而有定
法何難于制祿制祿承分田來重分田邊○按節方指勝
言則此節是先樂論○仁政昭然分田制祿說瞿昆湖曰井地
而言仁政者蓋分田制祿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豈不是仁
政正經界者使彼此之分限大明公私之疆域不亂也正恒
產所以制處○井地不均野人有失其所者矣穀祿不平君
子有失其所者矣如何可云仁政故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
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
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參存疑夫滕壤地褊小僅五十里也然雖小國將亦有所為
在位之君子焉將亦有所為無位之小人焉使無君子則莫
為之施政教以治野人故祿不可不制也使無野
人則莫為之供賦稅以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也
析講大全陳氏曰此推原分田制祿之由無君子一句不重
相須意只申上文以見必有此二等人而
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
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
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
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
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參蒙引夫分田制祿之法必因地而制其宜有如郊外平原
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請為井田九區中一為公田八家助
耕收其所入以為君子之祿而行助法至于國中包山林陵
麓在內難用井田齊整分畫只絕長補短計之約用百畝則

授一夫使自貢其什分之一于上以充國用此周徹法正如此而君子養而野人治矣

析講野外地曠故畫為九區而以中公田之一者使入家助耕之國中地狹民稠田難井授故參用貢法以濟助之窮非貢助並行也○井田亦有溝洫貢法只有溝洫無井田○鄉遂地少都鄙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行助法之地必多○鄉遂用貢法見于周禮遂人曰凡治田夫間有遂遂上有經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右鄭註以為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都鄙用助法見于考工記匠人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一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八尺深一畝謂之首倍之廣一尺深一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一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右鄭註以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野九一者乃受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九一以田之厚畫言什一以田之畝數言○**太全金氏**曰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此欲勝因地制宜而行

周之徹法也註中所以治野人句是背文而句各有二意蓋九什字是分田以與野人使養君子而兩一字即是制祿以養君子使治野人也○君子之祿即所謂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云云者皆有畝數次是助法之公田無疑然國家供費萬端又將于何取給故如貢法所取者是以給之此外又有布縷力役之征工商虞衡之人凡皆野人所供也○滕當時只是行貢法世祿已行正自將貢上之粟充世祿也然滕用貢不止什一又不止鄉遂用貢故又以國中什一使自賦貢之見貢法止可行于國中而不可行于野也○**王觀濤**曰此節正答井田之問下二節乃法外之仁又其兼及者耳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泰趙註不但此也于君子世祿常制之外又自卿以下至于士皆使之有圭田以供祭祀而圭田則五十畝焉不以追遠之費分其養祿之需所以濟世祿之所不及也
析講達說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

○圭田是祿外之祿所以厚其臣餘夫之田所以厚其民五十畝者準百畝而中分之二十五畝者準百畝而四分之皆起于井田之制也乃法外之仁故併言之以足其意○通考趙氏應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趙岐註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又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此則周禮之土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後一說疑是○制祿有定分圭田則卿以下皆同蓋先王之特恩也○有圭田則君子之常祿不因此而缺所以爲厚君子有餘夫之田則野人之養不因此而賈所以爲厚野人兩厚字與仁政關合○卿以下包大夫士在內圭田五十畝卿以下同之蓋祿之多寡必視乎職之大小而尊祖敬宗之心則一也故世祿已制而祿薄不足以養廉者則以此厚之不及卿以上者蓋卿與卿以上其祿已厚故也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

厚野人也

秦趙註千一夫八口之外其于家中子弟尚有餘力者謂之餘夫別受田二十五畝使之衣食有資所以濟分田之所不及也凡此皆自井田而通之者也

析講麟士曰圭田在公田百畝中中分得之餘夫田在私田百畝中四分得之○饒氏曰一夫受田百畝六十歲傳子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然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矣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矣天地間人物乘除理勢如此不然安得有許多田分給子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人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秦趙註井田之法不但厚民生且以善民俗焉井田既行民有世業一鄉之民凡死而葬者徙而易居者皆不出此鄉之內蓋以此鄉之田八家同井故也惟其同井所以一出入

相友讓也近守遠望彼此相助防惠密也有疾病相與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也則百姓親睦和睦皆井田所以善民俗之道也不益見助法之善哉

析講孫疏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彙解鄉田同井句乃結上接下之語○彙引謂聖賢信筆成文若論道理之密處當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至扶持然後接死徙無出鄉則百姓親睦方順故知同井句為結上以接下也鄉字作里字看非鄉遠之鄉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

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參序井田之善當行如此試以其形體詳之每地方正一里而畫為九區形如井字一井之田共九百畝其中百畝為公田以為君子之祿外八家皆各私百畝以自贍而此八家之民則同出力以養公田必或耕或耘或獲或穡公田之事畢然後敢治私田之事夫先公後私若是其有序而不紊者何哉所以別野人使不得擬君子知勞力以食入者其分宜爾也周之行助有如此

析講太全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遂言周之助法也○此詳井田形體之制以終惟助為有公田請野九方而助之說蓋上所論乃助法之意未及形體也此詳言之方里而井一句是井田形體太經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公後私以別其分此又井田形體細目所以別野人連公事畢一句說此二句又見助法今入有算君親上之意非但分別貴賤勿添出君子字○麟士曰詩孔疏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然則此言方里者縱橫皆一里其體正方中九百畝耳此為不易之解○按書有次第此章至此方說出中九百畝耳此為不易之解○則前七十而助野九方而助皆宜渾淪若先說明則此節贅矣○此節太意重在別野人上耳得井田所以為養也而辨

分之意行于其中厚小人即以厚君子禮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敘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參淺說然井田之法久廢矣凡我之所言正經界而常制餘制之並行畫井田而中公外私之不素特其大略也以爲經畫井田之準則已耳若夫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利病情弊皆不得而詳之也于此而操權宜之術妙變化之機因時度勢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不拘先王之法而又不失其意潤澤之以不滯于行則上在君而下在子非吾言之所能盡矣析講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井田雖是今死規矩却要用得圓活方可行得只因助法久廢硬行必有隔碍况文公使畢戰問井田不徒問其形體併問其所以運用之方故又教他多方委曲以用其法只要完得行助法一事○在君與子是屬望之詞言當各任其責正打轉子力行之子必勉之二句○上節註言其制而本文只言大略者蓋朱子就孟子通章觀之則以十節爲詳而孟子就先王典籍觀之則以所言爲畧也

有爲章全旨

此章見孟子闢異端以衛正道首三節是許行陳相欲陰壞孟子之法種粟三節是就許子一身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已折倒並耕之說當耨之時至暇耕平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自堯以不得舜至亦

不用_二耕耳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總以闢_二並耕之非也吾聞用夏至不善變矣是責陳相背師之失未_二節同價之說特因其遁詞而闢之不得以齊價並耕對看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捆音闊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極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參淺說昔文公因孟子之言欲行三代井田之法時有詭托

于神農之言而倡邪說以惑衆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曰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願受一廛之居而自附于野人之列以為君之氓于是文公以其慕化而來遂與之居處但見其徒有數十人所以衣皆褐相與捆屨織席以供食蓋以人必自食其力而後可也此亦可以微見其意之所在矣

析講着一為字便見其言非神農之言特假托其言以惑人耳○衣褐捆織實自食其力之意已露並耕之旨○為神農之言只一為字便是斷案○神農始為耒耜以教民耕未嘗身為之耕許行便托為並耕之說始為市井以教日中為市未嘗齊其市價許行便托為一價之說如此看為字方不說壞神農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衆淺說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相者與其弟辛負耒耜而

自宋之滕曰聞君行三代聖人之政是亦今之聖人也願為聖人氓以被仁政之澤焉彼本學于陳良不為出疆而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直欲售其邪說而來也
析講敘陳相與其弟辛而必提出陳良之徒來伏後罪他兄弟倍師一段公案○王觀濤曰陳相歸滕却是誠心但不合後來學許行耳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糞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雍養音孫惡平聲 糞殮熟食也朝曰養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衆淺說夫何邪說易以惑人陳相一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

所學于陳良者而學之焉陳相既學其道乃見孟子稱述許行之言曰滕君有志復古以行仁政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古聖人治天下之大道也彼賢君平時必與民並耕而供已之食自為養殮而理治民之事不自逸而為天下任勞此賢君之道也今滕有倉廩與府庫都是取之于民者則是厲民而以自安養也惡得為賢許行此言蓋欲陰害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

析講大悅悅字與下文悅同公仲尼之道相關○未聞道以實說暗暗與神農相關並耕一句串下並耕二字為主正許行邪說害道處故通章節節辨之並耕則不取于民正與有倉廩府庫相反厲民自養說他與賢者相背皆所刺在滕君而所以刺則在下孟子分別君子小人之法也○賢君只淺說今有志復古意若以行井田為賢則無下面許多說話了道即神農之道下一句正其道之所在未聞字有意言其志是而行非也並耕言與民各自耕以食非耦耕也糞殮而治非必親身自殮但糞殮自奉不食乎民耳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

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
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
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餽爨以
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
與平聲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
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卒蒙引孟子不直言人君不能並耕先即其身之所難兼者
詰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相對曰然許子之所食者信
出于自種之粟也此決知其然者以起下句之難耳又詰曰
有食必有衣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對曰否許子衣褐陳相
本以衣褐逃孟子之駁也然豈貽身皆是褐乎褐亦豈不待
織乎要亦逃不得者孟子姑置之又詰曰有衣必有冠許子
冠乎對曰冠又詰曰冠各異制許子果奚冠冠其如衣褐之
之說也相對曰冠素冠素乃布為之者因即詰曰褐與冠皆

自織之歟至此則相無逃處矣對曰否以粟易之則已為孟
子開之之地矣又詰曰然則許子得與冠奚為不自織又對
曰許子之所事務者耕若自織則不免害于耕是耕已難兼
乎織矣孟子大欲多其說以辨之也曰許子之義也亦以釜
餽其耕也亦以鐵耜曰以器利用猶夫人也曰釜與鐵亦
自為之歟對曰謂許子自為則否以其所種
之粟易之此可見許子皆必出于易如此
析講此歷詰其耕之不可兼者以為辨之之地○種粟可是
一頭孟子非不知此種粟但以此開辨論之端耳下文衣
冠作一腳釜餽鐵作一腳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凡種
粟之外丁衣一冠一器一械許子皆必易以粟其不能兼之
情已畢露矣末句以粟易之下不復詰曰許子矣不自為之
蓋以其理之同也下節許子何不為陶冶陶冶一段正復以此意
詰之也○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白色○**梁條**上文掘屬鐵
屑以為食此何以云必種粟而後食蓋上
文據其事此據其致也不是已是在勝種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

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
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
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
為也

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冶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衆家引孟子承其說微辨而仍詰之曰農有粟而陶冶有械器各為一事而各適于用者也。是以已之粟易陶冶之械為之械器易農夫之粟者乃所以濟農夫之所無豈為厲農夫哉。凡相易固不相厲有如是矣。我且問子許子何不為陶冶則凡百器械止皆自取于其家而用于其家是多不便。何為紛紛然往與百工交易是何許子之不憚煩勞如此相對曰許子耕者也百工之事固不可既已耕而且耕焉。

也此其言益不覺自反其難耕之說矣

析講指南以粟易器械四句不是實語亦是詰詞全承害于耕來言自織自為既害于耕而不免相易難道農夫與陶冶相易及為相厲乎側重工不廢農邊正影着滕君非厲民說此處已折倒他屬字了又不露出來再用且字轉到許子身上以窮並耕之非。○問並耕方纔得滕君非厲民是一串意。○且許子三句將三何字叠叠推說此與何為不自織相對百工之事二句與害于耕對看。○先言相易非相厲已足抗其厲民之說矣故為詰難以句引其不可耕且為之句以爲萬一折之地。○真註以粟易四句見農未寔相濟且許子五句見農未難相兼然則治天下至路也見君民難相兼故曰盡勞心至義也見君民寔相濟。○此節只完以釜甑變之說一段意下節乃正辨而全明之以粟二句就上文以粟易之下一句看出下一句又就此節以粟二句上生來不平總重相濟意械器謂機械便當也凡民日用所資器皿皆是。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

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治以粟與械器相易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參說孟子即應其言而辨之曰百工有各為其事治農者尚不可得耕且為之也然則人君自天子以下其治天下之事且有萬幾視百工之事何如反獨可耕且為之與蓋治天下者太人之事也耕者小人之事也太人自有太人之事小人有小人之事載然兩樣不可得兼且夫一人之身而百

工之所為備要使用如不以有無相通彼此相濟必一一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之人既營此又營彼奔走道塗無時休息由此亦可見凡有所事皆不得有所兼而太人治天下不可兼為小人有斷然也況上下之事宜相濟乎故古語曰或有為君子而勞心者或有為小人而勞力者勞心則出政教以治理人非無濟于人也若勞力者則安在野之分以受治于人而已治于人者則竭九治公田出賦稅以食上人非無濟于人也若治人者則收其賦稅之入以食于人而已即此觀之可見食人者不為厲君食于人者不為厲民此天下古今通行之太義也則治與耕非惟勢所難

兼亦義所不必兼者矣許行可妄議滕君

析講指南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一句已折盡下文但足其說有太人二句字重載然兩樣人自是截然兩樣事○且一人三句言小人人且不能兼小人人太人能兼小人人○或勞心不句全要體貼治不兼農意○王觀濤曰勞心應太人之事勞力應小人之事下四句作兩層勞心者治人重講勞力者不過治于人而已治于人者食人重講治人者不過食于人而已○義者宜也論治人則勞心者當其勞而勞力者享其

逸論食人則治于人者當其勞而治人者享其逸各做一事不相侵亂此古今不易之義故曰通義下皆反覆以証治人者食于人一句之義○家引上既承其害于耕之說而明彼此之不相屬以見勝君之非屬民以自養矣此則又承其百工不可耕且為之說而明彼此之來濟亦以見勝君之不能並耕意故曰或勞心一段見治天下不必並耕意且一人之身四句又是舉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意再敷暢之因其明以通其故也講完須打轉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一意方好接入故曰數句備是件件少不得之意或勞心一句開看下四句每二句串看一重在君子治小人上一重在小人養君子上末句是孟子斷語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
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
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
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濬音藥濟子禮反濬作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滌曰鉤盤曰鬲津濬亦疏通之意濟漯一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參蒙引治天下而可耕且爲則古聖人賞先爲之矣觀古聖君賢臣歷歷可數何未聞有與民並耕而食養食而治者如當堯之時生民之害未盡除天下猶未平蓋以其時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水盛故草木茂暢草木盛故禽獸繁衍生殖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稀而禽獸逼人而獸蹄鳥跡之道交遍于中國天下未平如此堯爲天子而獨憂之然不能獨爲治也舉舜爲相而命官分任以敷治焉蓋是時草木梗塞道途禽獸方巢穴其中雖欲施治水之功而不可得也舜灼見其理勢乃先使益爲主火之言而掌火益將山林藪澤所生之草木一切焚之使禽獸失所依皆奔走遠竄逃而匿于他所禹于是得以施功于水土如黃河之水天下之最大者也禹則于兗州之域疏大河之流爲九河以分其勢又疏通濟水漯水並九河皆注諸海而其餘之水有所歸矣又南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以去其壅塞而悉注之江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矣天下大水只有此數者今導其流而注江海之中然後天地就乎中國之民可得而粒食以相生相養而免于孽溺之患也當是時也禹受治水之責勤事于外凡八年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尚不及入見

其家人其急于救民如是雖欲耕也得乎

析講指南此下五節總見堯舜諸人以汲汲治人而不涉小人勞力之事正引証武勞心數語○幾個憂字俱從勞心字生來許行把神農做並耕証佐孟子却把堯舜做不並耕証佐○堯獨二字與並耕並字相映見得堯不徒憂而擇一相不相不自用其智而擇群有司此二句作首益禹對稷契作兩復聖人之憂民二句作一束益烈一句不重只起禹得施治永之功意三過不入重勢不暇意益懷裏之害未除十分忙迫家不得顧方于下句雖欲耕振得起且于上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意紹得緊○當堯之時一節似案堯以不得二句似斷○當堯二節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堯以二節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孔子節言堯舜功業之大如許亦不用心于耕總是發明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句以開並耕之說也當堯二節以堯舜爲主堯勞心于民而擇舜舜勞心于敷治而擇群有司益禹稷契之勞心不過皆體堯舜之心故總結之曰聖人之憂民○草木暢茂六句皆承洪水二句說下總是言洪水之害也堯獨憂二字正其勞心處堯獨憂之固是爲天下君治人事責意然當時餘等無功亦是

無人治之之意便與下文以不得舜爲已憂暗相照顧故下
即接舉舜句敷論內亦該除民害遂民生復民性意舜使字
直該至命舜蓋益禹稷弗肯舜之所復而寔承堯之命也中
國可得而食玩一可字是猶未粒食尚待稷之教稼穡也
仁山金氏曰汝水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入淮漢水
出今漢中嶓冢山至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柏山至海州
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至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濬
淮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按水道
原委自是如此方明白作文只依本文說省却葛藤爲是
雖欲耕得乎是提振耕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爲與一句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
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
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服耕乎

契音
薛別

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

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

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

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

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

耳書曰天敘有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

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

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

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

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責也

合系水土既平民利可興矣由是使棄爲后稷之官教民之

稼穡以樹藝五穀樹藝有道則五穀熟而民人乃有粒食育

養以免其艱食之患然人之爲秉彝之道也固其自有但飽

食緩衣而無以教之則不知由其道而滅性亂倫近于禽獸

聖人有憂之，急急使契爲司徒之官，教民以人倫。又慈子孝，而有親君令臣共，而有義夫外婦內，而有別長幼，後而有序朋友之交，而有信此五者，人之太倫，亦人所固有之道也。而使之各盡，則在上之教之耳。故放勳又告大契曰：民之用九于人倫而爲勞者，則獎勸以勞之，民之歸向于人倫而爲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皆乎人倫而爲邪者，則約之以使歸于正理，民之所行，戾乎人倫而爲枉者，則矯之以使歸于直道。凡此勞來匡直正所以輔以立之，真以行之，使之優游浸漬，自得其固有之性也。既自得其性矣，猶慮其勤始怠終，又從而提撕警覺使之保其所得，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也。夫水土之乎未已也，而又憂民之無養，稼穡之教未已也，而又憂民之無教，堯舜聖人之勞，心以憂民如此其勤且亟也，而暇爲之耕乎。

析講醒言樹藝民結上中國可得而食一案重使契民以稷起契猶上節以益起禹也。○人之有道也，有字即性中自有之道下五有字皆因其固有而導之。○聖人有憂之有字可味到民人有時聖人還有憂在。○父子五句見性中原有此理使之歷歷分明也。○用力于人倫者則慰勞之左向于人倫者則獎勸之此長善之教也立心憐人倫者則屏正之行

倫者則獎勸之此長善之教也立心憐人倫者則屏正之行事憐人倫者則矯直之此救失之教也輔翼句又總承勞來匡直說使自得之即自得其所之道總承上六句註提撕警覺解振字以加惠焉解德字○放勳六句即一使字又字亦見他器勸告戒之意使自得之有優游而不勉強從容而不急道意兩聖人俱以養民作主此不暇深下言在憂上見○此再提耕字以昭應獨可耕且爲與下句○此節總是命官以立教養之政而不暇耕意稼穡不必言種之曰稼收之曰穡總是教民耕作意如耕耨收穫高下早晚之宜皆有法以示之也使契雖舜是承堯命以使之勞來五句是敷教之方德之註訓加惠蓋教化有加無已使之保其所得便是知惠也非財惠之惠聖人之憂民何總承堯獨憂之以下來不專頂敷說○勞之等之字點人倫猶中庸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等之字點達道也若說聞去便無把鼻矣○趙氏意曰稷序五穀之長故以稷爲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蒙引上言治人者食于人正以見其不圖報自此以下皆是反覆詳明此意蓋耨之時敷治耨耨也烈山澤耨耨也治水耨耨也皆治人者也雖微耕耨平食于人也又教民稼穡耨耨也

承勞來國直之命而教民明倫者矣也亦治人者也而暇耕乎亦食于人者也○此節兩重人兼義舜說觀下句以不得舜云云可見而顧麟士則以聖人字當說還他亦可從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

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口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參存疑堯舜憂民急急于使益使禹使稷然此是堯當日非事事而憂之而惟以不得舜為已憂蓋不得舜則無與命官而敷治堯之憂方大也舜當日亦非事事憂之而惟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蓋不得禹皋陶則無與分理而成治舜之憂亦大也則夫得舜得禹皋陶其先務也君相之道也若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小人之事也豈堯舜之所憂哉析講堯以不得二節承上言堯舜憂民之大故其所及者亦大而見其不必耕也二憂字從上使字內說出二句要者二已字堯舜之視天下非天下也己也憂不得人便見勞心之

已當如此○兩為已憂便合下節為天下意故下形容出三仁字來此二句直結有太人之事○上節曰聖人分明點出太人面目自不暇耕此節曰農夫分明點出小人面目聖人豈假為哉○上二條言聖人憂民之事備矣此則承言聖人之憂民如此非事事而憂之也惟先憂其大者耳以不得人為已憂即是以天下不治為已憂故見其憂之大而與農夫之所憂相反○上兩節言堯舜舜使益等便有得人意思了但上重在急于為治而不暇耕未及顯言此節方發其意不得舜則無以敘百揆命群臣不得禹皋陶則無以除民害正民行堯不得舜舜不得禹皋陶則堯舜所以憂民者三付之舜禹皋陶矣聖人之勞于求賢如此則其所憂乃知人之舉務而未嘗屑屑于其小也○麟士曰上兩節無事而此言舜之憂無益稷獨禹皋陶列者大樂之言不屑分言耳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

難

為易並
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衆存疑是何也誠以得人之所係為甚大也分人以財止可謂之惠教人以善止可謂之忠然亦仁也惟為天下得人則恩惠及于廣大教化推于四海始謂之仁蓋得人所係之大如此則得人豈容易哉是故以天下與人只能捨與不捨耳此無難者欲為天下得人以仁覆天下則必擇之至當選之至公而後可以托天下倘一毫稍差便許多為害如何得恰好無差此甚難也此堯舜所以切切然特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其憂之至重大者也使得人不難則堯舜又何憂哉析講堯以不得節乃承上起下之辭曰舜曰禹皋陶是承上來曰不得節下得人是起下文只宜平說註非事事而憂之之急先務一句本節正解止此至此節為天下得入謂之仁方言得入所係之大為天下得入難方言堯舜所憂之大方是解所以不得難為已憂二句上節註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

因憂百故句相形而與透此意于前耳○存疑于為天下得入謂之仁是解藉以不得難一句而謂為天下得入難又因謂之仁句特別出曉人使知所重便深川眉折至云為天下得人難下就當繳何用于批說更不憂蓋何用耕意直至下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取方繳完此節何得教上節註不惟不暇耕亦不必耕又是預透下意而言之于前耳皆宜渾渾漸次說去○為天下三字不可放過蓋仁者以天下為一體為天下得入是一體中最親切處故謂之仁○仁字包得惠忠在內為天下得入言憂天下之不治而求得賢人以代理也皆昭堯舜說為天下三字最重為天下得入則恩惠及于廣大教化推于無窮故曰仁上文分財教善僅謂之惠與忠者以非為天下耳蓋以已之財分人以已之善教人其所及有限故也○此承上節得入之意而推言為濟民之仁正見其憂之所以大也為天下得入難句正見堯舜所以憂處蓋為天下得入必其足以代吾之憂而可以仁天下者方可任之此非有知人之明用入之公斷不能也故難也惟其難堯舜所以憂也○異註為天下得入非一官一才之寄則其人必本賢大聖不易識拔者故曰難為

天下三字當着力看。○彙解分財教善承上文教養一意來此二句當就在人君身上說故不若得人之大若泛論衆人則二者亦未見其爲小矣仁字註恩惠廣大教化無窮亦是承上教養一意又按集註解教善句云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按謂人君居廟堂之上教之所及不過行于朝廷畿內耳固不若得一司徒其教可遍及天下也且人君一日萬幾豈能專以教人爲事故曰難久若司徒之職終身不改何難久之有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

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黎序孔子有言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是法之蕩蕩乎德之廣遠民無能名焉是與天爲一者也君哉舜也巍巍乎以天下爲天下乃不以位爲樂而若不與焉是克盡君道者也孔子稱堯舜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蕩蕩巍巍功業之大如許豈無所用其心而致此哉蓋以民害未除民生未遂民性未復而思得人以任之此皆其用心所在亦不覺屑然用之于耕耳然則而耕而治古之聖君賢臣孰有爲之者哉許行之謬也

析講引孔子言只重則天不與四字左起得下用心意用心就指上爲已處二句講全要根處字意發揮末句雖頂上句寔是總前不服耕不必耕而收結之也則夫見法意不與焉勸意與論語不同如此看方起得下用心○不得不暇猶以事勢言不用于耕直以事理言更如肯正解所謂勞心治人爲大人之事也○鄧上玉曰自當堯之時兩節是一意乃欲耕而不得不服也堯以不得舜至此只一意言耕固不是其所用心不必作三層意○太全陳氏曰亦不用下耕字至此三提撥耕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爲與一句以上已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義禮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是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皆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參漢說子稱述許行亦異乎吾所聞矣吾聞用中夏之教以變乎夷狄之俗者未聞以中夏之學而反受變于夷狄之人者也子之師陳良生長于楚者也夷也非夏也悅周公仲尼之道遂自楚而北遊以學于中國中國北方之士素學周孔者未能或之居其先也生于楚而不聞于楚彼所謂振山

流俗豪傑之士也其用夏變夷如此宜終身師之可矣子之兄弟乃事之已數十年聞周孔之正道已久矣師死而一旦遂倍之盡去其學是何心哉
析講責陳相之倍師正開許行之不可學並耕之說不可從前後只一意語意只重責相說良之賢正以見相之不可倍也
○太全輔氏曰陳良楚人北學于中國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于陳良所爲許行所變則是變于夷也
○劉上玉曰五聞用夏變夷一句起直至于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方是然落照應處此處只宜責相倍師由孔子沒至南蠻節方說到學許行因又引周頌以責他變于夷而結之也時講俱索躡犯下○未能或先只是齊等非反不及良也是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泊仕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禁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

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

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曰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參序子亦知孔子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沒門人在魯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擔皆將散而歸時以子貢主喪事入揖辭之彼此相向而哭皆至失聲然後歸門人追慕其師有如此子貢猶未忍遽去又反歸墓旁築室壇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追慕其師又如此至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聖人者欲以平日所事孔子

之禮事之以寄其思慕之念彊曾子同事之曾子曰不可師原論道德不論形似我夫子道德明著之極則江漢以濯之光輝之極則秋陽以暴之潔淨純粹皜皜乎不可得而加已豈有若所能彷彿而以夫子事之反卑起子矣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忍倍更有如此子兄弟于陳良視此何如耶析講上數句不其重只是敘事以起曾子尊信之意○江漢二句是形容聖人心體只重暴之濯之上○濯之潔無一點之汙暴之乾無一毫之翳在聖人只是一疵不在萬理明淨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本文原不以江漢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言聖德原不以秋陽喻聖德而以秋陽所暴言聖德俱假借形容不可作喻看皜皜即承上濯暴說不可尚言豈可出其上者不可尚便是不可似矣○此節總見聖門弟子不徒師有三良而歸重在曾子三子欲事其似聖人者以識不忘亦是尊師之意但不知曾子之尤為深知其師耳江漢二句言夫子之道德如江漢濯出來的而明著之極如秋陽暴出來的而光輝之極也明著光輝總是潔白魚游園說濯暴云言聖心全體乾乾淨淨四字最妙言毫無沾滯渣滓也

今也南蠻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

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駃亦作賜古役反

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參溪說夫有若雖不及聖人而猶有似于聖人曾子尚不肯
以事其師者輕事之今也許行乃南蠻駃舌之人所學不是
先王所傳之道與子之師正相反也子倍
子之師而學之亦異于曾子之尊其師矣
析講蒙引非字不訓詁毀曾子不事以聖之
有若陳相乃事非聖之許行故曰異于曾子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
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
參序夫君子之擇術猶鳥之擇巢吾聞有出于幽谷之
卑遷于喬木之高者未聞反下喬木而乃入于幽谷者

析講只就本文下波說下正意在言外○此譬陳相出高趨
下不如禽能舍下遷喬也但下有不善變句責相意且渾融
為妙○此節雖與吾聞用夏變夷一句是一意但前是起此
一段冒頭語此節則承上與于曾
子起下不善變乃兩節過接語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
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
艾也按今此詩為傳公之類而孟
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衆序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其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許
行本戎狄之人嚶于正道使周公若在方且膺之子乃從之
而學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而遷于夷也真不善變矣
析講用夏變夷五節只是說他變得不好一句括盡本意此
節以不善變句結局不善變正應變于夷○戎狄是膺二句
即直說周公為是不必又添出傳公來如註所云也既云師

死而遂倍之。又云子倍之。師而學之。此又云子是之。學其所以反覆責陳相者。至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益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參趙註陳相復為孟子言曰並耕不可為然許子亦有可從者從許子淳樸之道以之治市則決皆畫一可使市無二價交易得其所以而國中人不相為詐雖使五尺之童適市亦無有增減價值以欺之者如布帛但求其長短同則價即

相若麻與縷絲與絮但斤兩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斗石多寡同則價即相若履尺寸大小同則價即相若市價如此其不二則詐偽之情無所施而淳樸之風可返此許子之道之善而可從者也

析諸許中皆不論精粗兼舉句又是透下意而預返其弊端上此宜渾之○日中為市始於神農從許子之道正附托神農之道但為齊價之說欲舉世皆為粗不為精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市價不二一是主惟不二所以無偽而其欺于五尺之童莫欺見其道能還淳樸君雖並耕而亦服人雖交易而不煩開口說許子之道并倍師之失而辨之○價相若非布與帛同價謂布與帛同價帛與帛同價也亦非長與短同價但使或長或短相同則價相若不論精粗兼舉矣但陳相口中且多露○未經神農為麻已經條析為縷絲絮所吐也細絲為縷絮為縷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

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

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徒音師又山緒反比必一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從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此大也孟子言物之不一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夫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參趙註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質精粗異功其不能齊同乃物之情性也極其不齊之致其價或相去倍蓰或相去什伯甚之或相去千萬者子不論其精粗兼惡欲盡比而同之則物失其平而爭端以起是亂天下之道也彼物有精粗猶履有大小也設使巨履小履同價人豈為其巨者哉則精者精者同價人又豈為其精者哉從許子一價之道是率天下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乃教人為偽者耳欲除偽而適以滋偽欲息爭而反以啟爭安能治國家哉如許子無一可取者也析講單言物之情言氣數參差人上巧拙乃自然之定理不容矯誣者也許子欲齊物之形而不知齊物之理不知不齊

處便是物之理因其不齊而齊之便是因物付物達物之理而強欲齊之這便是亂天下之意順其理所以為聖人達其理所以為異端○巨履以下申明亂天下之意相率為偽正破他國中無偽之說情之一字正是偽之對偽之一字正藏欺之府治國家句重通章所闢皆是治國家事○許行始托神農君民並耕之說欲齊乎人也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托神農市價不二之說欲齊乎物也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可以同價○或相倍蓰三句正見上物之不齊下句之意○物之情也情字作定字解故註曰自然之理○亂天下且就物之情上說相率為偽方說到人上

墨者章全旨

此章闢兼愛以衛正道首一句是東子有述墨者之機吾固願見至節末詎疾以觀其誠以下詳闡之以序其情通章重下本一字入以本生愛以本而立本則愛正不差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東子雖漸于墨教厚其親正見心之動于下本而不自知者孟子從此處挑動他說得天理人情沉痛悲切宜東子之聞言而慙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

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此音雅又音關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
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衆序有爲墨翟之道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乃托
詞曰夷子之來吾固願見夷子但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
見之夷子不必來也蓋欲堅其求見之心以爲施教之地也
析講麟士曰墨子兼愛近于無父而之厚葬是其本心明是
求見亦以此○吾固願見願往見也○雲峰胡氏曰首行施
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于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
親泛同于衆人皆非聖人之道
而別爲一端孟子所以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
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
密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

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

賤事親也

不見之
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
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
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後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
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教之
參麟士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因其求見之誠乃曰夷子求
見至再吾今則可以見矣但夷子來意爲吾道也吾道與墨
道不同若不盡言相正則吾儒之道不明我且未見而先直
之吾聞夷子乃學于墨氏者墨氏之治親喪也凡棺槨之類
槨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既從其教將思以墨道移易天下豈
反以其薄葬之道爲不是而不貴尚之哉既以薄爲貴則必
以厚爲賤矣然而夷子葬其親都從乎厚則是以墨氏所賤
之道事親也學其術而不遵其教是何故
與毋乃薄道本非貴而厚道本非賤與

析講陸象山曰所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若以厚

道為是則學于墨者為何若以薄道為是則厚葬又為何所
行與所學相反必有介緣故只要他自省這一點厚葬的念
頭○盡言以規其失之謂直之不見道字以正道言夷之欲
見孟子孟子却令自見其心○人字無不欲厚其親者而墨
子以兼愛之故薄于其親此所以為異端也夷之學墨固其
心有所蔽而不肯從薄是其本心之明故孟子因而詰之欲
其反之本心而得
悟其所學之非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
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
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
也赤子匍匐將入井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

物也使之二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
音蒲匍匐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
儒而入於墨以非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
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
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
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
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墨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
無異於路人但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
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
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參存疑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曉得孟子之意欲兩
路辨難他若申吾之厚其親者是則與墨道之薄者反矣若
申墨道之薄者是則吾之獨厚其親又無謂矣乃為兩救之
說曰夫子以吾兼愛為非是也然儒者之道亦有與吾道相
同者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
為民與赤子不同而其保之則同是愛親身愛民本無差等

無乃亦儒之兼愛乎但曰若保赤子必先有保赤子然後有若保赤子是其施之之序必由親始于此宜稍從厚此吾所以厚葬其親也夫豈以所賤事親乎徐子以東子之言告孟子孟子又解書之意以闢之曰夫東子看康誥之語真以其爲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鄰之赤子都無分別乎彼書之言蓋有所取義云爾也書言以爲小民之犯法出于無知非故犯之罪猶赤子匍匐將人井出于無知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其犯法則哀矜而勿喜非謂愛其兄之子真若愛其鄰之赤子而無差等也謂儒者之道亦兼愛不亦謬乎東子之引書詞已失其旨矣且天之生物也只有父母更無兩個原使之從一個根本生出來故愛親之心本于天性非他人可同耳如東子之言則是待其親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親其親是二本親路人也如其親是二本矣是愛無差等也二本故也豈人理哉析講這本是本于天者親上本于地者親下之本物之所從出處便是本也○麟士曰之意愛人之子同于己之赤子本近于愛無差等故曰援儒然墨道愛無差等而施則由親始却與儒合故曰推墨書固曰立愛惟親記又曰立愛惟親始

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是他杜撰解書說下之詞○夫東子信以爲至非赤子之罪也先辨儒無兼愛之說其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方正愛無差等之誤既辨儒無兼愛之說則不得援儒入墨也復正愛無差等之誤亦不得推墨附儒也○古之人若保赤子正說儒者之道愛無差等一句是東之錯解周書即下文人之親其兄之子一句意也施由親始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責其二本○饒氏曰東子引若保赤子來証愛無差等孟子謂其謬差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一句却解周書本意說个二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本小次第一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東子不識以爲愛無差等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

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內喂楚怪反此七禮反

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噉其食之也賴額也此泚然汗出之貌曉亦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此言非為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上籠也裡土壘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埋葬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參序夫夷子固一本矣而其厚葬之心為何心亦自知之耶蓋上古之世禮制未備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子即舉而委之于壑他日經過其處但見大而狐狸食其肉微而蟬蚋姑喂其膚於是其類遂有泚但視視而不忍正視夫泚也非謂他人見之有所掩飾而然也蓋其哀痛之至由中心達于面目而不自禁也使非一本之親何以如是當此之時既悔其前日委棄之非而又思為後日保全之計蓋歸取藁裡覆土而掩之此其掩之誠是也必如是而後揆之天理而當即之人心而安也則中古以後葬親之禮起而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當然不容已之道而非以薄為貴矣夫人必出于一本道必出于厚夷子之厚葬其親正天性之良而一本之真情所自見也而必執其愛無差等之說何也則其學之蔽使然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憮音武問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參序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聞之即自覺墨道之爲非悟儒道之爲正惛然不安爲之自失少問曰之雖未親見孟子而仁孝之本之論孟子已教我矣益其本心復萌而感悟其非以反而歸正如此析講之字夷子名命之矣言不待面見即此已提醒我多矣○惛然者如人迷路忽被人點破倉皇悵望盡失所據之意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

孟子卷之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167